

相依

□雁戈

秋风一起，校园里的花便隐匿了踪迹。几株金桂不急不躁，与一树麻雀拉着家常，要品花香，还得等到白露之后。

给学生发完新书，抬眼瞥见校门口的蜡梅树梢顶着两朵黄色的小花在风中摇曳，一副娇憨模样，不由得心生欢喜。下课铃一响就跑过去，把那小惊喜留在手机里。

那花自然不是蜡梅。去年夏天，那株蜡梅就已显出病态——身体佝偻，老皮龟裂，叶片卷曲，树脚堆着厚厚的红色粉末，早已没了开花的力气。再说，眼下也不是蜡梅花开的时令。把花扎在蜡梅树顶的，其实是一株攀缘而上的丝瓜藤蔓。

丝瓜是我们那儿常见的蔬菜，家家户户都种。每年春分前后，在田边地角播下种子，浇些粪水，没几天就能看见白嫩的芽尖破土而出。待幼苗长到尺余，再搭起一人多高的竹架，藤蔓就会顺着竹架攀缘而上。用不了多久，巴掌大的瓜叶便铺满竹架，青嫩的丝瓜从叶间垂下，一天天长大变长。大人站在丝瓜架下，一伸手即可采摘下来。小孩子够不着，只能将背篋倒扣垫在脚下，或者把镰刀绑在长木棍上，仰着头小心翼翼地钩，生怕弄断了瓜藤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丝瓜的藤蔓似乎总是随遇而安。给它搭上竹架，它就顺势攀爬，即便架子歪斜扭曲，它也一路相伴，从不退却；若是无架可倚，则匍匐于地，在杂草乱石间蔓延出浓浓绿意；若是遇上参天大树，它也能盘跃而上，直攀云霄，把果实高高挂在树巅。

我眼前的这一株丝瓜是门卫老姜在春天种

下的。那天傍晚，老姜剪去蜡梅的枯枝，喷洒完杀虫剂，弯着腰抚着蜡梅佝偻的树干，叹息一声说：“我给你找个伴儿吧。”然后从家里拿来丝瓜种子，扒开蜡梅脚边的土块，安放好种子，再将土块捏碎，均匀地撒在上面，抚平，浇半瓢淘米水。种子很快就生根发芽，嫩绿的茎像刚出生的婴儿，在蜡梅身旁探头探脑，没几天就找到了依靠，贴着蜡梅树干向上攀爬。

或许是杀虫剂起了作用，又或许是因了这丝瓜的陪伴，蜡梅一下子添了几分生气。原本卷曲的梅叶间冒出了几点新绿；龟裂干瘪的老皮，也被藤蔓的绿意衬得润泽了些。丝瓜长得极快，不过月余，巴掌大的叶片就铺满了树干。风一吹，绿影闪烁，蜡梅的腰身竟也挺拔了不少。

每次看见老姜身着整洁的保安服，半蹲在蜡梅树下给丝瓜浇水，跟蜡梅絮叨，我就会想起三年前请他来学校做门卫的那个黄昏。

那时，他五十八岁，刚把一对儿女拉扯成人，自己一个人住在街角那间老旧的平房。他对穿着总是不太讲究，长袜套着拖鞋，棉袄配着短裤，好像要把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。不管农闲还是农忙，他总爱去这家瞅瞅，那家望望，只要看到有人玩纸牌、打麻将，便再也挪不开脚

步，他的庄稼自然也就长得马马虎虎。我去敲他的门时，他正蹲在田角，守着一田半青不黄的稻谷，像一束毫无生气的稻草。我说明来意，他抬头打量着我，迟疑了片刻，忽然说：“我这田稻子……”他搓搓手，站起身，似乎下了好大的决心才将烟头往地上一扔，“我得先问问我儿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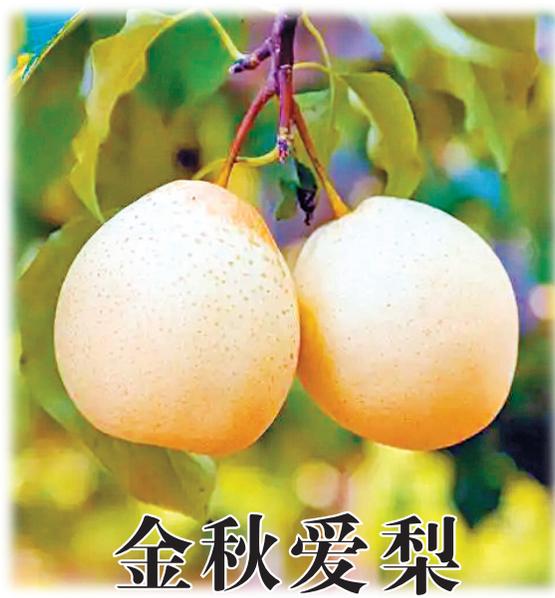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让老姜来做门卫，正是他儿子的主意。前任门卫辞职后，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招聘启事，他儿子一见到消息就给我打电话。他的原话是：“我不想他活得这么累……当了门卫，至少还能穿身干净衣服。”

我明白他的话外之意，就是不希望老姜一直那样颓废。

正如他儿子所料，老姜一进学校便像换了个人。他把门卫室收拾得整洁明净，还在窗台摆上了几盆多肉。上班下班他都穿着笔挺的保安服，见到学生就笑着问好，放学时总要叮嘱注意安全。他还从网上买回小铲子和大铁剪，定期为花坛除草，替草木修枝，给花草浇水。

如今的老姜，眼里一下子有了光。闲时再也不去街上凑打牌的热闹，常常搬一张凳子，端坐于门卫室前，看学生在操场上奔跑嬉戏，偶尔还捧着一张报纸或一本书，嘴角挂着不易觉察的笑。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，都亲切地叫他姜老师。

目睹老姜的变化，再看那株与瓜蔓相互依偎、重焕生机的蜡梅，我心中豁然。原来，人和瓜蔓一样，若是一直守着一田稻子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稻浪淹没；如若与一株树相依，日久便能长出树的轮廓。



金秋爱梨

□姜雪峰

小时候，能当零食水果吃的，主要是地里的黄瓜、豌豆、萝卜、高粱秆等，邻家门前有桃树、枣树，但主人都看得紧，鲜有机会吃到。梨树更是少有，梨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一种珍贵的水果。

跟我家隔着一条马路斜对面的邻居家菜园里有一棵梨树，菜园子围着泥巴墙，只在朝着邻居家灶屋一面开着一扇木门。那棵梨树高过土墙许多，每到春天就开出满树洁白的梨花，成为一道风景。夏秋时节，繁枝茂叶间缀满沉甸甸的梨，梨的外皮是暗黄色，梨比饭碗还大，挂在绿叶间，十分抢眼，吸引着寨子里众多小孩子每天聚在土墙外数树上有多少个梨，看着梨子比前一天明显又长大了。可惜不仅墙高，梨树更高，满树的梨可望而不可即。直到有一天梨被主人下了树突然消失，小孩子们才断了念想。

遥隔二十里的外婆家的那棵梨树，给予了我童年的甜美记忆。外婆家的红砖老屋旁有一棵高大茂盛的梨树，是细舅早年栽下的，结的梨外皮是浅绿色的，现在想来应该是秋月梨。每到暑假，我和弟弟妹妹总是喜欢去细舅家，那时候外公外婆已去世，但因为姨妈家离细舅家只隔了几丘水田，有众多年龄相仿的表兄弟姊妹玩耍，所以常去。我们除了去四乡河里洗澡、去沟渠里捞鱼，就是围着细舅家屋旁的那棵梨树打转儿。梨树上结满累累的梨子，但树太高，爬不上去，武汉表弟就去取来晾衣的竹竿，大家合力用竹竿去把梨戳下来吃。细舅总是在逢集的时候，摘了满筐的梨去集市上卖，每次摘梨，总有几个被鸟啄了、卖相不好的梨是归我们小孩子的。细舅总说，鸟啄过的梨最甜，鸟的嘴比人刁，不信你们尝尝。细舅家的梨确实好吃，个头大、皮薄质脆、水分足、味道甜，吃梨时滴在手上的汁水是黏稠的，若不及时洗手，蜜蜂会循着甜味飞过来，扔在地上的梨核很快会引来排队的小蚂蚁。不记得是哪一年，梨树年纪大了，不结果了，再后来连梨

树也不见了。

童年玩伴、漂亮的秀菊长大后，嫁给了家在排牙山林场的一个林农，家里有吃不完的金秋梨。因为夫家卖梨挣了许多钱，秀菊回娘家，耳朵上戴着金耳环、脖子上戴着金项链，手指上戴了两三枚金戒指，金光闪闪。她回来就跟我们讲排牙山春天漫山遍野的洁白梨花，秋天满坡满岭的金秋梨，着实令人羡慕。在时兴南下打工的时候，秀菊娘家哥哥、嫂嫂没有出远门，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一家子在排牙山林场打工。林场有金秋梨近万亩，一年四季都有事做，除草、松土、施肥、剪枝、除虫、套袋、摘梨、运输等等，秀菊的哥嫂在林场打工不到十年就回家盖了砖砌的三层小洋楼。

如今，这万亩金秋梨不只是林农增收的摇钱树，更是成了一处网红旅游景点。每年三月梨花次第盛开，万亩洁白胜雪的梨花，清香宜人，蜂飞蝶舞，美不胜收。吸引网红直播纷至

沓来，梨园踏春、录播视频，赚足了流量；前来寻芳览胜的妙龄女子，身着各色汉服，三三两两，拍照留影，婀娜多姿的汉服女子与千姿百态的梨花林相映生辉，仿佛时空穿越回转千年。

每年夏秋之际，在排牙山的一个村小当老师的玉表姐，总会邀请我去吃金秋梨。走进排牙山的梨林，站在树下伸手即可摘梨。那满坡满岭的梨树棵棵枝丫通透，树形低矮舒展，枝头挂满了个大光滑暗黄的金秋梨，还有套着纸袋的，密密匝匝，让人一看就明白什么叫“硕果累累”。那些热情的林农一边忙着接待外地来调运金秋梨的客商，指挥人往大货车上搬运一箱箱的金秋梨；一边对着熟识的玉表姐和我们一行豪爽地挥手表示，尽管品尝、放开来吃，现吃多少都不要钱，要买梨的话，十块钱三斤，自己动手摘。如果还想给外地的亲友送点金秋梨，只要说个数量，给个地址，不论千山万水，物流快递最多两天时间，就将排牙山的双季梨摆上亲友的桌案，完美表达亲情友情。

随着年岁走进秋季，对金秋梨的喜爱，融入更多养生的偏好。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养生，走了不少弯路，人间烟火日久，不断摸索总结生活经验，渐渐懂得顺应四时节气，合理饮食，调节身体机能，不断与自己、与世间万物和解，渐入平和境界。

常言道：“秋吃梨，胜中医。”走过春夏，生命中的湿毒和燥热需要排遣，梨润秋燥，最是有效。每年排牙山的双季梨成熟了，我都会储存百十斤梨，隔三岔五地给家人炖一盅红枣银耳枸杞冰糖梨，偶尔还会跟着食谱学做“秋梨膏”。秋梨膏具有润肺止咳，清热解毒，美容养颜，调节肠胃，缓解疲劳，延缓衰老等诸多功效。年近八旬的母亲，秋来受凉，不停夜咳，喝了我熬的秋梨膏，竟颇为见效。

日子平淡冗长，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在人生和时令的秋天，我的生活因为有金秋梨而变得甜美、滋润、平和、富足。